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一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一

阮元編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文選樓叢
書及後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
此書文選樓本爲阮元自刻後
知不足本乃購文選版本編入
其叢書者與文選本無異故據
文選本影印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尚書百篇而有過于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

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於張敞鄭眾者而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揭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于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

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巋然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卽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南麻沙宋板卽藏爲祕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冲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錢博士站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尚功之後薛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六十數迨過之夫槧字于板自不如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侁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僅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然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

甃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埋或爲僇賈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卽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竝記其始末如此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中秋日揚州阮元序

商周銅器說上篇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緣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敦槃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

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袤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梟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鐃不爲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阮元

商周銅器說下篇

三代時鼎鐘爲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爲分器者武王有

分器之篇

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魯公有彝器之分

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

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皆鐘也

是也有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子

虢公以爵

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盤鑑子之號

器也說文鑑大盆也擊與盤鑑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盤鑑

釋文又作鑿易訟鑿帶釋文或作鑿可見鑿非本字鄭伯以其爲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注解爲帶飾以鑑此望文生義夫以

小鏡飾于鞶帶之上經傳無徵且卽令如此當云鑑鞶今云鑿鑑文義晉侯賜子產以鼎

左昭七年晉侯賜是也有以小事大

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

左成二年魯公賂晉卿

以壽夢之鼎

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賄荀偃鄭賂晉以襄鐘

左成十年鄭子罕賂晉以襄鐘杜注鄭襄公之廟鐘

齊人賂晉以宗器

左襄二十五年杜

陳侯賂鄭以宗器

左襄十五年燕人賂齊以犂耳

左昭七年徐人賂齊以

甲父鼎

左昭六年

鄭伯納晉以鐘

鑄亦見

襄十一年晉語

是也有以大伐

小而取爲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爲公盤

左襄十二年

齊攻魯以求岑

鼎

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又見說苑新序

是也有爲述德儆身之

銘以爲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鼎之銘

左昭三年

孟僖

子述正考父鼎銘

左昭七年

史蘇述商衰之銘

晉語

是也有爲自矜之

銘以爲重器者禮至銘殺國子

左傳十五年

季武子銘得齊兵

左襄十九年

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爲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

禮周

秋晉鄭鑄刑書于刑鼎

左昭六年又

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

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于洛

楚子問鼎于周

左宣三年

秦興師臨周求九鼎

戰國策

是也此周以前

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

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爲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

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數之則有漢元鼎汾

陰得寶鼎

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

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

漢書

郊祀志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

郊祀志敞釋文曰王命

鸞黼黻凋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鼎小有

款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六月王雒山

也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出寶鼎盧江太守獻之詔陳鼎于廟

永元元年寶憲上仲山甫鼎寶憲傳和帝永元元年九月寶憲

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元案漢

人習隸罕識籀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

吳赤烏十二年

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鄱縣宋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

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

鼎容斛七斗七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並見符瑞志唐貞觀

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

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

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

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實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

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饒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

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

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直昭文館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維

孫承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古冢搜

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

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

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

道大顯矣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人之能

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

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阮元

商周兵器說

三代以上稱人之戰者曰卒伍軍旅不曰兵曰兵者戈戟弓矢之屬之專名也古兵矛三尋爲最長經傳中罕見用之所用者戈爲多戈之存于今者甚多以今尺橫度之不過數寸其秘長古尺六尺六寸僅與中人之身等耳鄭注考工記古矢鏃長二寸近人得古長平銅箭鏃與之合以周尺計之亦僅當今尺一寸二分強耳古劔今存者運肘度之首與肘齊末與指齊亦甚短矣先王之制兵非不能長且大也限之以制度行之以禮本之以仁故甚短小也後世務以物力相勝浸爲長鎗大稍矣浸爲火礮矣亦不得不然之勢猶車戰之變爲馬騎也古度量衡短小且輕今度量衡長大且重又何也自古利權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征銀帛粟米也末有不求贏者數千年遞贏之至于如

此此亦不得不然之勢也阮元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後敘

慨自斗科姬泐竹帛嬴燼蒼公赤篆南閣祭酒撫之素王青書
臨淮太守傳之乃麋筆遺左史而歆移徒勞鴻都崇伏書而包
竄又作冀其斟刺墳索黼藻義軒難矣必欲洞書名鏡神指祛
奇詭追始初藉非欲山吐川陳彝得鼎厥道曷由我

朝龍興大文虎炳天臨朗鑑地出稊鐘

冊府不煥編珠蓬扉不禁藏壁亦有癖深原父智儕子高集吉
金書詮祥器字顧茆檐未窺柏寢蠡勺安測鳥瀾失采翡翠之
翎遺拔犀象之角說難盡臚覽者弗嫌矣維吾師雲臺先生經
緯馮生鑄鎔遂古

宸鑒鸞筵辟廱鴈從釋

天上雲雷之文辨階間球鐻之刻泊乎握尺山左樹麾淞西清

白心圭掬黃手繭種金薤於燕寢叢銅花於雕函爰命鰕愚載
哀鱗香見慙槃叩問待鏞撞懷鉛則斗建周杓數弓則日干合
筴紀商周以迄魏晉摹頡籀以息斯邈剗剗垂葢校勘遂施敢
述薪傳用綴簡末夫分器名冊司尊設官經傳孔悝之文史記
美陽之字齊犧以送女爲賸魯壺以貢王存名武王盥盤著溺
淵之戒大禹謨鼎勒昧旦之詞故書羅蒐曩制灰威莫可詳已
至于宣和殿圖尚功石刻肴核六籍俎豆三倉先民是程後民
是語然撫拾榛雜肆攷豕訛造作孔躋善美非盡質之大雅曰
猶有憾蓋聞古聖之道立器生禮踐實存誠菜菽常飴必蘄三
壽饌饌小敦欲至萬年飾錄璆不厭其華用泉貝不病其厚將
以壽名教礪綱常鴻聲明貴文物出治理而綿遠久也夫亨醢
神祇監薦考妣執旂立矢論譔前勞是爲大孝呼史宣綸立廷